

## 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丙志

### 第三卷

黃花鬼鬼 成都人楊起，字成翁，政和中，與鄉人任皋，同入京，赴省試，出散關下，行黃花右界中，此地素多寇，不敢緩轡。馬瘡僕痛，正暑倦困，入道旁僧舍少憩，長廊闇寂，不逢一僧，兩客即堂上假寐。楊睡未熟，一青衣童，長二尺，面色蒼黑，自外來，持白紙一幅，直至於傍，欲以覆其面，相去尺許，若人掣其肘，不能前，童卻立咨嗟，久之掩泣而去，楊以為不祥，灑淚自悼，亦不敢語人。是夕泊村店中，方就枕，童亦至，徑造皋側，以所攜紙蒙之，退而舞躍，為得志洋洋之態，皋不覺也。明日，行三十里間，逢清溪流水，二人往濯足，畢事，楊先登，皋方以滌蕩為愜，未忍去，忽大聲疾呼，楊回首視之，已為虎銜去矣，始知所見蓋鬼雲，楊是年登科。

諾距那尊者

眉州青神縣中巖山，諾距那尊者道場也。山下三石筍，峭拔鼎立，遊人齋戒往宿，多獲見華幢豪光之瑞，臨印宋似孫過其地，逢一僧在前，酣醉趺宕，掛新筍三枝於杖頭，時方午暑，殊可憎，然未嘗語也。僧回首咄曰：我不飲酒，君何得以犯戒謗我。宋怒不對，猶以其醉，強忍不與校。僧又曰：知君是依政宋官人，薄有淨緣，故得至此。宋忽悟其人負三筍，豈非尊者示現乎？下車欲致敬，無所睹矣。

李弼違

李弼違者，東州人，建炎間入蜀，後為蜀州江原宰，與邑人胡生游，胡生妾，四川都轉運使之女，女嘗陷虜，後乃嫁胡，弼違每戲侮之，至作小詩以資嘲謔，胡積不能堪，採摭其公過，肆溢惡之言，售於都漕，所善張君，適為乾官，證以為然，下其事於眉州，州令錄事參軍閻恣典治，逮捕邑胥十餘人下獄，必欲求其人已贓，弼違當官清白，無過可指，但得嘗買鐵湯瓶，為價錢七百五十，指為虧直，恣以為非辜，難即追攝，郡守畏使者，不從恣言，立遣吏逮之，弼違不勝忿，自刎死，死財一月，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，都漕與胡生亦卒，恣官罷赴調成都，過雙流縣，就郭外民家宿，夜且半，聞扣寢門者，問為誰，曰：弼違也。又問之，答曰：弼違姓李，君豈不憶乎？君雖不開關，吾自能穿隙以過，語畢，已在床前立，恣甚懼，回面向壁臥，弼違曰：君不欲見我，當以項下不潔之故，吾今自掩之，即解腰間帛匝其頸，恣不獲已起坐，弼違曰：吾前冤已白，無所憾，然連坐者眾，非君來證之不可，君固知我者，今祿命垂盡，故敢奉煩一行，尚有未到人甚多，天符在是，可一閱也，取手中文書示恣，如黃紙微淺碧，其上皆人姓名，而墨色濃淡不齊，弼違指曰：此卷中皆將死，墨極濃者期甚近，最淡者亦不出十年，所以泄天機者，欲君傳於人間，知幽有鬼神，可信不疑如此，揖別而去，恣略能記所書，它日、其人病，豫告其家，此必不起，已而果然，蓋以所見驗之也，恣少時亦卒。

費道樞

費樞，字道樞，廣都人，宣和庚子歲入京師，將至長安，舍於燕脂坡下旅館，解擔時日已銜山，主家婦嫣然倚戶，顧客微笑，發勞苦之語，中夜，獨身來前，曰：竊慕上客風致，願奉頃刻之歡可乎？費愕然曰：汝何為者？何以得至此？曰：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，家在某裡，以我嫁此店子，夫今亡，貧無以歸，不能忍獨宿，冒恥就子，費曰：吾不欲犯非禮，汝之情吾實知之，當往訪汝父，令遭人迎汝，汝勿怨，婦人羞愧不樂去，費至京，他日過某裡，得所謂販繒者家，通名欲相見，主人曰：客何人？安得與我有故？答曰：吾蜀人費樞也，比經長安，邂逅翁女，有所托，是以來，翁躡履出迎，曰：疇昔之夜，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，非遇費秀才殆矣，君姓字真是也，願聞其說，具以告，翁流涕拱謝曰：神言君且為貴人，當不妄，退而計其夢，果所見女之時，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，明年，費登科，官至大夫，為巴東守。

楊希仲

楊希仲，字季達，蜀州新津人，未第時，為成都某氏館客，主人小婦，少而蕩，詣學舍調客，欲與綢繆，希仲正色拒之，遂去，其妻在鄉里，是夕夢人告曰：汝夫獨處他鄉，能自操持，不欺暗室，神明舉知之，當令魁多士以為報，妻覺，不知何事也，歲暮夫歸，始言其故，明年，全蜀類試，希仲為第一人。

張四郎

印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，蓋神仙者流，山下碑甚古，字畫不可識，郡人云，四郎所立以御魑魅，救疾疫，後人能辨其字者，則可學仙，青城唐耜為印守，好游其地，冀有所遇，每立碑下摩挲讀之，忽能認一字，曰：豈非某字乎？傍有人應曰：然，耜惡其儂言，叱使去，既而悔之，不見其人矣，又嘗出遊，逢道人立路左，作戲呼曰：使君奉贈一土鏡，命從吏取之，乃頑塊也，怒以為侮己，將執以歸，細視其塊，果耿耿有光彩，始疑為異人，俄亦不知所在，唐氏至今寶此土，耜，字益大，仕至秘閣修撰，常羅漢

嘉州僧常羅漢者，異人也，好勸人設羅漢齋會，故得此名，楊氏媼，嗜食雞，平生所殺，不知幾千百數，既死，家人作六七齋，具黃篆醮，道士方拜章，僧忽至，告其子曰：吾為汝懺悔，楊家甚喜，設坐延入，僧顧其僕去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，如言得之，命殺以具饌，楊氏子泣請曰：尊者見臨，非有所愛惜，今日正啟醮筵，舉家內外久絕葷饌，乞以付鄰家，僧不可，必欲就煮食，既熟，就廳踞坐，析肉滿柈，分置上真九位，乃食其餘，齋罷，不揖而去，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媼至，謝曰：坐生時罪業，見責為雞，賴常羅漢悔謝之賜，今解脫矣，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，幸其來，以為冥涂得助，紹興末卒，今肉身猶存。

道人留笠

永康青城山，每歲二月十五日為道會，四遠畢至，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，會者既集，則閉觀門，須齋罷乃啟，一日方齋，有道人扣門欲入，閨者止之，呼罵不已，閨往告張氏子，張慮其撓眾，堅不許，其人不樂，乃往山下賣茶家少駐，索筆題壁間，脫所頂笠掛其上，祝主人曰：為我視此，徐當復來，去未久，笠如轉輪，旋繞於壁上，見者驚異，走報觀中人，共揭笠觀之，得詩一首，其語曰：偶乘青帝出蓬萊，劍戟崢嶸遍九垓，綠履黃冠俱不識，為留一笠不沉埋，眾但相視悔恨，然無及矣。

楊抽馬

楊望才，字希呂，蜀州江原人，自為兒童，所見已異，嘗從同學生借錢，預言其筭中所攜數，啟之而信，既長，遂以術聞，蜀人目為楊抽馬，謂與人抽檢祿馬也，容狀醜怪，雙目如鬼，所言事絕奇，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丈，忽書揭於門曰：明日午未間，行人不可過此，過則遇奇禍，縣人皆相戒，勿敢往，如期，木自拔仆地，盈塞街中，而兩旁屋瓦略不損，然所為初乃類妖誕，每持縑帛賣於肆，若三丈若四丈，主人審度之，償錢使去，既而驗之，財三四尺爾，或跨驃訪人，而托故暫出，係驃其庭，行久不反，驃亦無聲，視之，翦紙所為也，或詣郡告其妖，雲每祠祀時，設為位六，虛其東偏二位，而楊夫婦與相對，又一僧一道土坐共下，左道惑眾，在法當死，坐是執送獄，獄吏素畏信之，不敢加械杻，又慮逸去，楊知其意，謂曰：無懼我，我當再被刑責，數已定，吾含笑受之，吾前日為某事某事，法所不捨，蓋魔業使然，度此兩厄，則成道矣，司理楊忱，夜定獄，楊言曰：賢叔某有信來乎？殊可惜，忱不答，暨出戶而成都人來，正報叔訃，他日又謂忱曰：明年君家有喜，名連望字者，四人及第，忱一女年十六七歲，暴得疾，更數醫不效，則又告之曰：公女久病，醫陳生用某藥，李生用某藥，皆非是，此獨後庭朴樹內蛇祟爾，急屏去藥，須我受杖了，為以符治之，女當平安，勿憂也，忱歸語其妻，且疑且信，蓋常見小蛇延緣樹間，而所說易醫用藥，皆不妄，後楊受杖歸，書符遺忱，使掛於樹，女即灑然，明年，忱群從兄弟類試，果四人中選，曰從望，民望，鬆望，泰望，先是楊取倡女為妻，一日，招兩杖直至其居，與錢三萬，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，各二十下，兩人驚問故，曰：吾夫婦當罹比禍，今先禳之，皆不敢從而去，及獄

成·與妻皆得杖·如所欲禳之數·而持杖者·正其所招兩人·晚來成都·其門如市·士人問命·應時即答·或作賦一首·詩數十韻·長歌序引·信筆輒成·每類試必先為一詩示人·語秘不可曉·迨揭榜·則魁者姓名·必委曲見於詩·或全榜百餘人·豫書而藏之·多空缺偏傍·不成全字·等級高下·無有不合·四川制置司·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·以告楊·楊曰·在某室某匱第幾杳中·如言而獲·眉山師琛·造其家·鄉人在坐·新得一馬·黑體而白鼻·楊曰·以此馬與我·君將不利·客恚曰·先生恃有術·欲奪吾馬·吾用錢百千·未能旬日·而可脅取乎·楊曰·欲為君救此厄·而不吾信·命也·明年五月二十日·冤當督報·謹志之·勿視其芻秣·善護左肋·過此日·或可再相見·客愈怒·固不聽·亦忘其語·明年是日·親飼馬·馬忽跑躍·踴其左肋下·即死·關壽卿耆孫為果州教授·致書為同僚詢休咎·僕未至·楊在室告其妻·令以飯犒關教授僕·飯已具·僕方及門·又迎問之曰·不問已事而為他人來·何也·僕驚拜·殊不知所以然·與華陽富家某氏子·游甚匿·嘗貸錢二十千·富子斬不與·夜處外室·聞扣門聲·曰·我乃東家女·夫婿使酒見逐·夜不可遠去·幸見容·富子欣然延納·與共寢·慮父母覺·未曉呼使起·杳不應·但聞血腥滿帳·挑燈照之·女身首斷為三·鮮血橫流·如方被刑者·駭悸幾絕·自念奇禍作·非楊君無以救·奔詣其家·排闥入告急·楊曰·與君游久·緩急當同之·前日相從假貸·拒不我與·今急而求我何故·富子哀泣引咎·楊笑曰·此易爾·無庸憂·持吾符歸·置室中·亟閉戶·切勿語人·富子謝曰·果蒙君力·當奉百萬以報·曰·何用許·但當與我所需二萬錢·遂以符歸·惴惴竟夜·遲明潛入室·不見屍·一榻皎然·若未嘗有瀆污者·不勝喜·即日攜謝錢·且攜酒餚過楊所·楊曰·吾家冗隘不可飲·盍相與出郊乎·遂行訪酒家·命席對酌·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·唯顏色萎黃為不類·婦亦頻屬目·類有所疑·呼問之·對曰·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·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·體中殊不佳·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·今猶奄奄短氣·平生未嘗感此疾也·始悟所致蓋其魂雲·虞丞相自荊襄召還·子公亮遣書扣所向·楊答曰·得蘇不得蘇·半月去作同簽書·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·既而守蘇台·到官十五日·召為同簽書樞密院事·時錢處和先為簽書·故加同字·如此類甚多·不勝載·

王孔目

成都孔目吏王生·住大安門外·每五鼓趨府·必誦大隨求咒一通·將及門·率值婦人行汲·如是久之·一旦有惑志·誦咒稍輶·婦人忽至前曰·我每旦將過此·吾主公必夙興·如有所敬者·故我汲水不敢緩·今日獨否·君豈有所慢乎·王生竦然而去·固不曉其語·晚歸過江瀆廟心動·亟入瞻謁·見壁畫一婦人·手持汲器·蓋平生所見者·

唐八郎